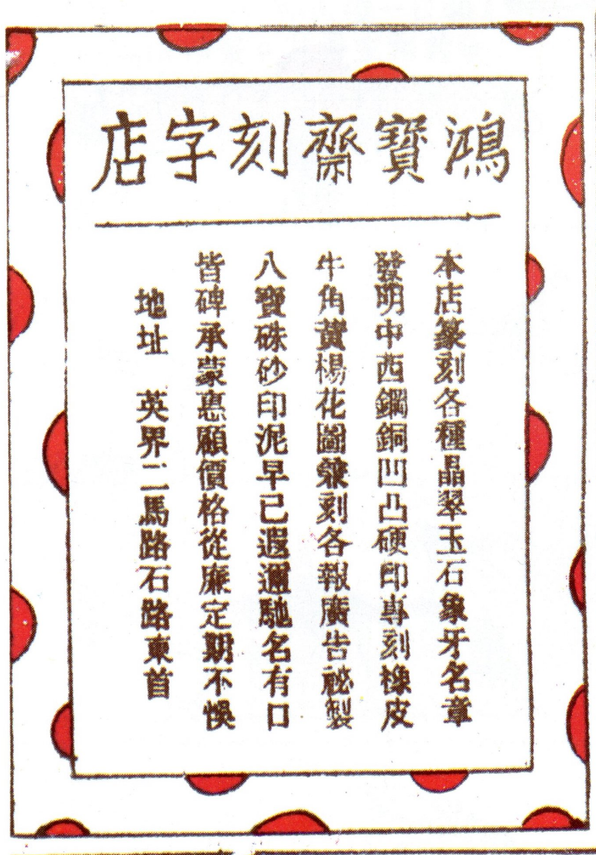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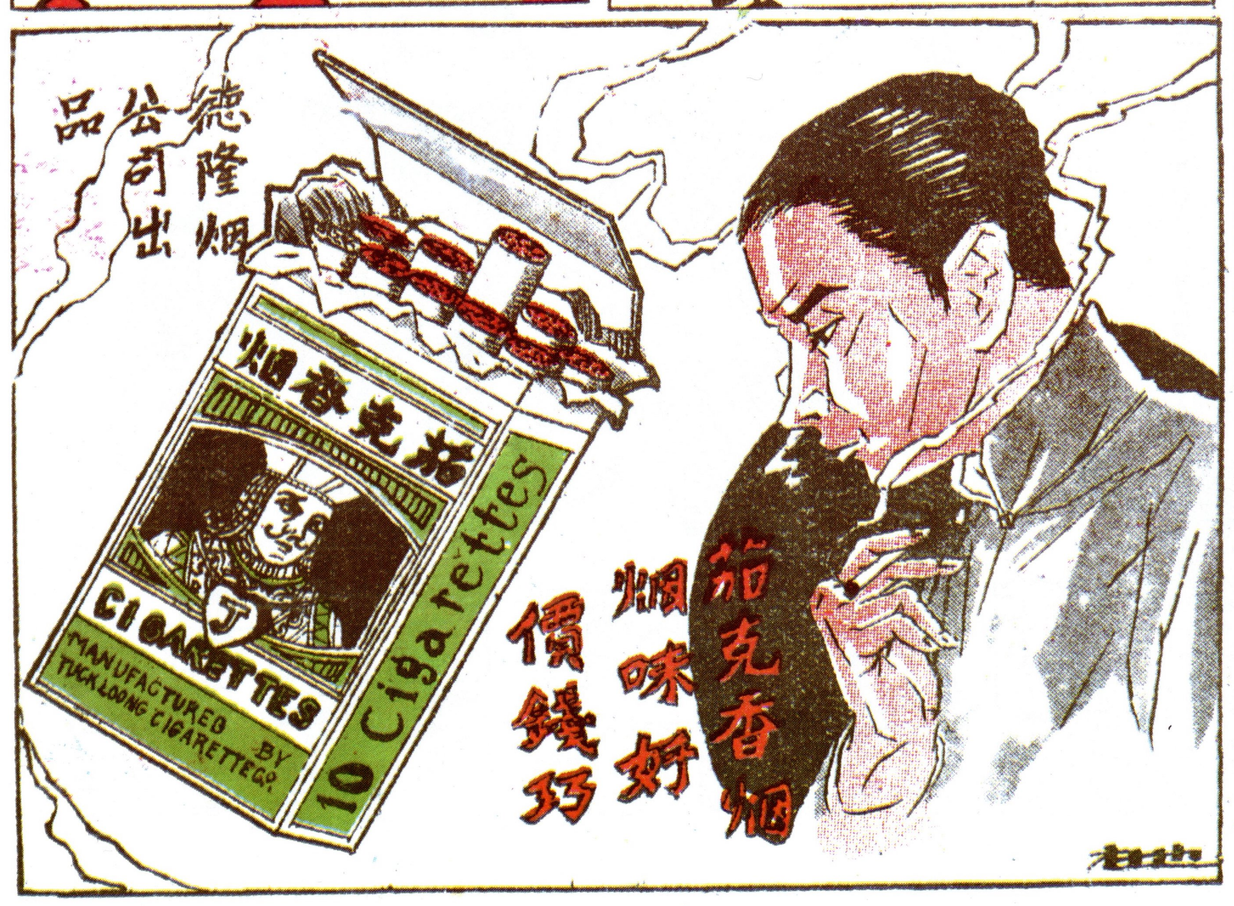




曼瑜這姑娘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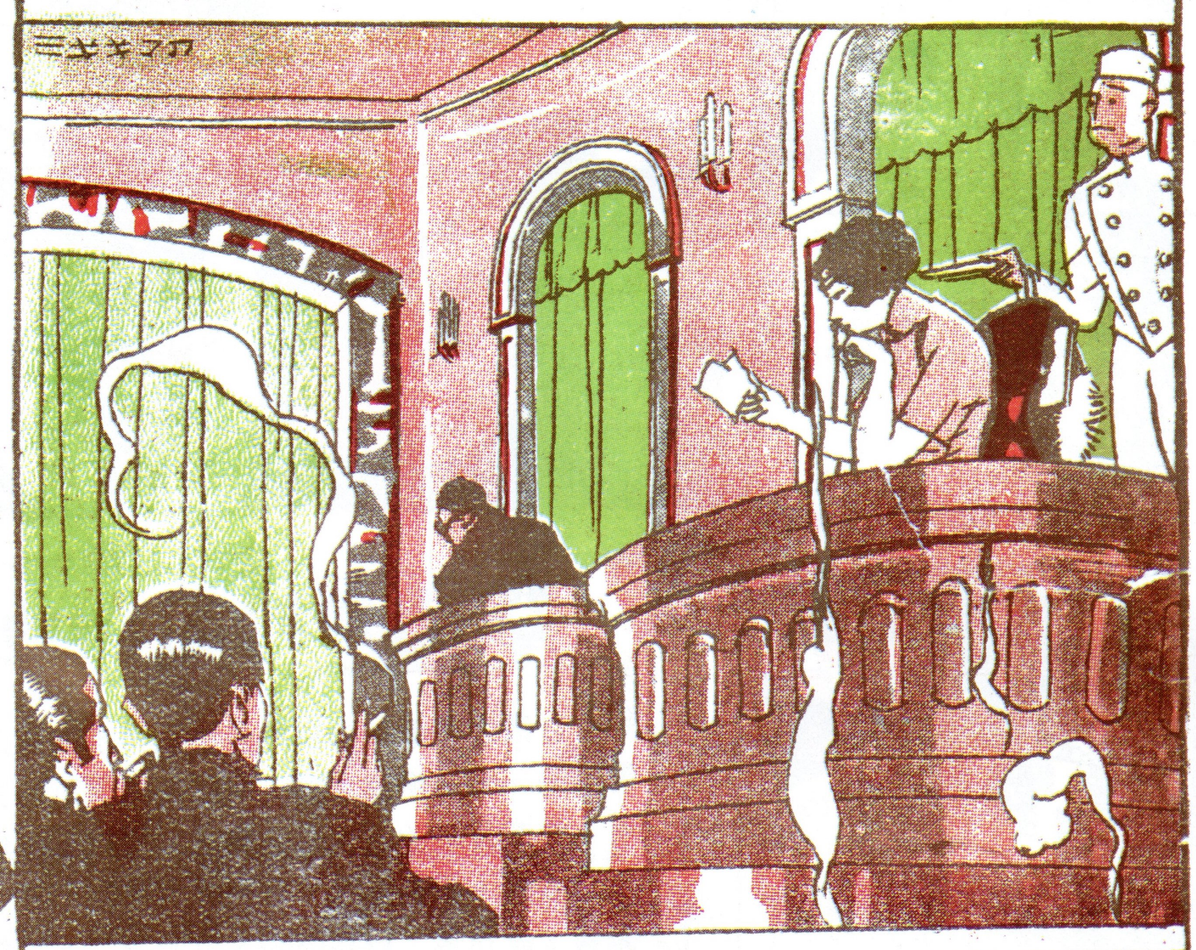
——王敦慶著——葉淺予画——

『鈍磬，是你麼？』從舞廳門前徐徐向我走來的一個美少年問道。

『是我，素存！』雖是自已不覺得我與他對話的聲調是驚還是喜，可是旁面立着的兩個裸了雙臂而散播出濃悶腋臭的西方婦人，都回頭來呆望着我了。

素存與我同學十年，自畢業於聖雅如大學後，一別又是十年了。他因爲有舅父的提攜，所以一直就在北京外交部公幹；我因爲父親逝世後，把遠渡重洋去求學的計劃打消了，于是就在這名義上算爲完全中國領土的上海市裏飄泊着，居然也當的是大學教授。我們都是結過婚的人了，可是如今都是鰥夫。我那金枝玉葉而又賢淑的妻子，因爲過不慣窮教授的生活，結婚後不及一年，就托詞歸甯而一去不返。畢竟她另與一位科學博士——某洋行的工程師——又正式結婚了。他在北京過的生活，其程度更比我糟，緣於外交部幾乎無日無月無年不鬧窮故耳。他那更爲賢淑的夫人，很客氣的請了律師寫封要求離異的信，竟與他『一了而百了』了。他流浪到上海已近半年，雖是想盡方法探聽我的所在，終于不能如他所願。誰料到能在這上等人光臨的國際人肉市場上相晤面呢？正談得興高采烈的時候，舞廳內的樂聲又交響起來了。

『進去罷！』我催促他。



『慢點！』他答時不向著我說，却望着一對攜手入廳的舞伴。

『那不是當今的詩人而教育家的陳抒美嗎？』

『那婦人就是北京的交際花——誰也知道的曼瑜姑娘——可惜江山不入王維手，碧草紅林未是秋！』

這一聯詩起初使我莫明引其用的所以然，但我想到素存是個富有『幽默』性者，此中必含有一段奇妙的故事；我竟提議停止跳舞，而坐下來喝酒。他被我再三逼迫得無法可想了，纔透透澈澈的說道：——

『我與曼瑜這姑娘去年隨時都在交際場遇見，即是遇見了，也不過作一次沉長的瞬睇而已，雖是彼此都有想接近的意思。後 有個朋友對我下了警告說：不要常常注意她，以免危險。我纔知道她的丈夫與我同宗，是個美國留學生，曾在聖約翰林堡的陸年大學畢業，那時是張翰子手下的第人。從此以後，我看見了她，只當沒有看見。兩月前我在恩不捨電影院觀北國船夫一 的時候，未啓幕前，我的視線又把她在包廂內尋獲了。我想在租界內；不比殺氣騰騰的北京，有這許多洋大人從他們祖國派來的十字軍在維持正義，中國的新舊軍閥至少有點顧忌，不敢隨心所欲的亂來；而且在上海吊膀子也算不得什麼一回事，尤其是與這般軍閥的太太發生關係。我於是寫了一張短簡，約她於閉幕後同去晚食，折疊好了，我叫 Boy 送上去。』 （未完）

恭賀新禧

大新印刷公司

同人鞠躬

美租界熱河路

電話北4754